

要闻

城镇化推进、生育率走低,农村学校生源减少现象愈发凸显

乡村教育如何转型

调查与思考

■ 本报记者 翁杰 郑巍 竺佳

学期末,放学铃声响起,余姚东风小学教育集团四明山校区四年级教室里,只有两名学生。班主任毛老师站在讲台前,像往常一样和同学们告别。“只要还有一个孩子,课就得好好上。”说这话时,她声音平静。

这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周。几乎同一时间,一辆黄色公交车正沿盘山公路前行,送10名放学的孩子回到大山深处。他们都是宁海县深甽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从本学期起,他们原本就读的马岙小学被撤并。

这两个画面,是当下宁波乃至浙江许多乡村学校的缩影。琅琅读书声在山乡之间渐渐变轻、变少。记者调查发现,近10年来,宁波的乡村小学减少了近百所,学生少了两成多。从全省来看,农村小规模学校已减至150所,成为全国数量最少的省份之一。在不少偏远乡镇,一所学校的学生往往不到50人。

这背后,是牵挂自家孩子的农村父母的心。他们的孩子该去哪里读书?乡村学校何去何从?我们探访一所所乡村学校,寻找答案。

一场静默的城乡变迁

寻找答案,首先要直面一个大趋势:这些年来,大量浙江农村人口已迁到城市和乡镇。以宁波为例,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当地城镇化率已达到80.9%。一方面,农村年轻劳动力因就业机会离开家乡;另一方面,全国性的低生育率趋势也对农村产生了影响。

在山地众多的宁海,年户籍出生人口已从2017年的7376人降至目前的3000余人,乡镇特别是偏远山乡在这轮人口结构变迁中首当其冲。全县义务教育阶段63.5%的学生集中在城区学校,而乡镇农村学校仅占36.5%。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余姚四明山区,四明山镇中心小学有五六十人,大嵒镇中心小学有40多名孩子,鹿亭乡中心小学只剩10名学生。这些孩子多为留守儿童,日常由爷爷奶奶照看。

这3所学校何去何从?对此,余姚市教育部门并没有“一刀切”——

鹿亭乡中心小学是否撤并的选择权,交给了最相关的45名村民。最终,大家通过投票决定撤并。其中7名孩子被妥善安排到山外条件更好的小学寄宿,另外3名孩子到父母工作地就读。

另两所学校,政府征求220名村民意愿后发现,大多数人希望学校留下来,便顺应民意“想办法让留下来的学校变得更好”。

(上接第一版)

涵养初心使命,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提升用好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中心,高质量承办全国“讲全讲准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基本培训走深走实”研讨班,2025年共有225批次、8055人次到教研中心现场学习;实施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设计计划,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106个省级现场教学点提质增效,带动提升2400多个现场教学阵地,之江大地处处成为体悟伟大思想的生动课堂。

促深学、炼作风、重实效。2025年3月开始,按中央部署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锚定“走前列、作示范”标准定位,一体推进“学、查、改、促”重点任务落实,梳理形成“公务餐”改革等22个小切口推动大整治的典型案例。全省25.4万个基层党组织、449.8万名党员积极参与,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干事创业、凝心聚力的优良作风。

牢牢抓住“关键少数”,抓深抓实领导班子政治建设。深入实施“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和年轻干部理想信念强化计划,细化落实新修订的政治素质考察办法,分领域建好用好政治素质考察重点内容清单。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结合巡视巡察、考核考察等工作,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督查,推动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

一次学思践悟,就是一次思想淬炼,就是一次信仰锻铸,筑牢全省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

护航发展 服务中心大局

管党治党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上。

这一年,我省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问题

- 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加之全社会生育率持续走低,乡村学校的生源减少现象愈发凸显。怎样既保障乡村学生便捷地就近接受教育,又能让他们更公平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推动乡土文化根脉在教育沃土里深植?

调查

- “撤与留”的两难:学生数量自然减少导致一些乡村学校的运行成本高企,保留学校又面临多重困难。
- “城与乡”的差距:城乡、校际间的教育质量差距依然客观存在,乡村学校在师资、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短板。
- “离与守”的矛盾:教育政策的变化关系家庭迁移、文化传承,远非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关乎乡村发展的系统性课题。

思考

- 强功能:未来的乡村学校在保障基本教育教学的同时,可进一步拓展其社会文化功能,成为融合乡土文化传承、社区服务与终身学习于一体的乡村精神文化地标。
- 重融合:乡村教育的关键在于从“物理结合”迈向“化学融合”。通过重塑治理体系,构建教师发展共同体,并建立科学评价机制。
- 筑格局:构建“城区校优质均衡、乡村校小而优美”的共生新格局,让城乡教育在融合中各美其美,共同托举孩子们的美好未来。

于是,余姚让城里的好学校与山里的小学“集团化”办学:东风小学牵头四明山镇中心小学,余姚第一实验小学帮扶大嵒镇中心小学。城里的教师定期进山上课,山里的教师也能进城学习,两地的孩子还通过网络一起上课。

“将选择权交给村民,既体现了基层民主,更是将决策焦点从‘学校的去留’转向‘学生的未来’。”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佳分析,乡村教育的振兴,绝非机械式保留所有校舍,而应秉持“精准施策”原则。

不过,现实的各种问题并不简单。举个例子,宁海县长街镇隔洋塘村,与宁海陆地隔海相望,就像是置身象山县内的一块“飞地”。以往,隔洋塘村的孩子们坐渡轮到对岸的岳井小学上学。去年9月,岳井小学被撤并,渡轮也停了。

这道跨行政区划的难题,最终靠一份联合公函化解。在市教育局统筹下,宁海与象山两地教育部门协商后明确:隔洋塘村的孩子们可自愿选择进入宁海长街镇的学校住宿,或就近入读象山新桥、定塘的学校,并享受同等待遇。

“没想到,两个县能为我们村的孩子这么快打开新路。”村民的感慨中,有安心,更有暖意。

师资、课程与技术的重塑

学校保留下来后,最大的难题,就在教师身上:一面是部分乡村校园里的教室空置,一面是城区教室面临扩容压力。教育资源,尤其是教师队伍,如何在人口“潮汐”中重新布局,成为无法回避的考题。

在奉化松岙镇,一个新路径正在探索中形成:镇初中的8位教师,这学期开始“兼职”当小学老师。他们走进松岙小学的教室,教授英语、科学、美术等课程,小学教师紧缺的难题得到缓解。中学科教师和小学教师还结成对子,互相听课,一起备课。

“以前我们音体美教师人手不够,课都开不齐。现在有了‘共享教师’,孩

子们的选择多了,课堂也活了。”松岙小学有关负责人说。

更大的支持来自宁波全市层面的“强师”计划。自2016年起,宁波启动两轮针对乡村教师的专项培训计划。其中的一个核心举措是组建市级“名师工作室”,由城区顶尖教师领衔,定期深入山区海岛学校,开展沉浸式教研指导。

宁波市名师、海曙区教研室副主任叶青,就是一位典型代表。她常常在山区学校一住就是数日,与乡村教师共同备课研课,将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方法带到乡村一线课堂。

这种“带上来”与“沉下去”相结合的机制,效果正在显现。象山新桥学校教师陈奚奚,在加入名师工作室并参与10多次教研后感慨地说:“视野和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如今,宁波已在乡村学校建立118个教师培训基地,实现乡镇全覆盖。下一步,要重点转向培养乡村校长与骨干教师,着力打造一批能带动一方的“领头雁”。

稳住乡村教师队伍,也是全省的共同课题。早在2015年,浙江就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通过“定向培养、定向招聘”方式,为偏远地区输送本土化教师。

同时,政策在职称、荣誉、津贴上明显向乡村教师倾斜。“这些政策让我们感到被重视,留下发展更有奔头。”一位在山区任教15年的教师说。

政策留住了人,而如何让课堂“活”起来,则考验着各地统筹教育资源的智慧。在宁波市教育局积极推动下,一批在甬高校等社会力量被引入乡村教育一线。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宁波市教育局统筹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等高校,以公益送课形式,将机器人、编程等前沿科技课程系统送入偏远薄弱乡村学校。截至目前,此类“送课上门”已覆盖20所乡村学校,受益师生超过5000人次。这不仅有效填补了部分乡村学校科技教育资源的空白,更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播下探索未来、拥抱创新的种子。

除了好老师,一根网线也成为改变

战略中展现浙江担当。

干事创业 淬炼先锋队伍

“哪里工作成效突出,就让哪里交流发言,大家心服口服,也学到了宝贵的方法思路。”一位参加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的同志感慨道。

每季度召开一次的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既是各地亮出发展实招、分享实践经验的展示平台,也是比业绩、赛担当的实干擂台。

学经验,找差距,促提升。我省持续完善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机制,全面客观评价干部实绩,设立“忠诚担当实干争先奖”,充分激发县一级拼经济促共富的活力动力。建立省直单位处长工作交流会制度,以互学互促、比学赶超激励实干担当。

一直以来,组织为干部担当、干部为事业担当的鲜明导向,都是激发浙江干部干事创业热情的重要动力。这一年,动力更足了。

强化正向激励保障,推动干部敢为善为。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若干举措》和加强干部全周期激励《若干举措》,开展第三届全省“最美公务员”选树宣传,评选表彰担当作为好干部。突出及时性和有功即奖,对在省委重点工作表现突出的5个集体通报表扬,对全省2200多名公务员、600多个公务员集体进行及时奖励。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面对新征程新使命,必须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执政骨干队伍。

2025年以来,先后举办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专题研讨班15期、“共富善治大讲堂”20期,精心开展全省人工智能通识及应用专题培训并组织编写《人工智能通识及应用》读本,高规格办好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研修班……一系列精准培训,推动干部履职能力持续增强。

一年来,选人用人实干实绩实效导向更加鲜明。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以“三看”“三破”“三到”选任干部。通过开

乡村教育面貌的重要力量。在宁波,许多乡村学校教室里都有一块大屏幕。通过它,山里的孩子可以和城里的孩子同上一堂课。余姚让山区孩子通过VR设备“走进”城区的科学博物馆;海曙的名师课程,可以同步传输到四明山深处的课堂。

这背后,是浙江全域推进的“互联网+义务教育”工程。自2019年工程投入以来,以城乡同步课堂、远程专递课堂、教师网络研修、名师网络课堂为主要形式,实现乡村学校互联网+结对全覆盖。

在宁波市江北区实验中学,每周都有语文、数学、科学学科的“远距同步课堂”,屏幕的另一端有位于慈城镇的江北区新城外国语学校,有地处城乡接合部的洪塘中学,还有温州市永嘉县水云学校。“我们从2019年开始探索,不同学校的师生通过屏幕一起思考与探讨,犹如坐在同一个教室学习。”江北区实验中学语文学教研组组长王凌波说。

据统计,全省参与城乡同步课堂的学生已超过百万,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实实在在享受到数字时代的“教育红利”。

传统中心城区、山区县、海岛县教育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破题之策也并不单一,需要构建一套组合策略。为此,浙江通过融合型、共建型和协作型三种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模式,促进山区海岛县师资力量发展的“定向培养、定向培训、定向评聘”等方式,以及“城校+乡校”“强校+弱校”“名校+新校”等集团化办学模式,多路并进,从机制上系统性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据测算,全省参与城乡同步课堂的

学生已超过百万,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实实在享受到数字时代的“教育红利”。

传统中心城区、山区县、海岛县教育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破题之策也并不单一,需要构建一套组合策略。为此,浙江通过融合型、共建型和协作型三种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模式,促进山区海岛县师资力量发展的“定向培养、定向培训、定向评聘”等方式,以及“城校+乡校”“强校+弱校”“名校+新校”等集团化办学模式,多路并进,从机制上系统性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在此基础上,浙江正在构建的这种新型城乡教育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支援”或“反哺”,追求的是城乡教育在深度融合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格局。

“在地化”教育在浙江的乡村学校中蔚然成风。在安吉,许多乡村小学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课程,开设生态观察、竹林探秘等特色课,孩子们是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小小见证者和记录者。在嵊州,越剧故乡的学校把戏曲基本功训练纳入体育课,把剧本创作融入语文课,让传统文化在下一代心中生根发芽。这些“乡土课”让孩子们更爱家乡,也让学校在社区里有了新角色。

这并非一场告别,而是一次深刻的重逢——让教育与每个孩子的未来重逢,与乡土传承的价值重逢。最终,回应好实现人们对公平优质教育的美好期待。

这条路,仍需一步一步,扎实走下去。

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格局。

在调查一开始,看着变空、变小的乡村学校,记者的心绪有些复杂:既有对孩子走出去的欣慰,也有对乡土文化延续的担忧。

好在,孩子们的变化悄然抚平了我们的种种忧虑。在淳安,有70余年办校历史的鸠坑乡中心小学完成了撤并,26名孩子沿盘山路走出了大山。起初,四年级的钱佳蕙在新宿舍掉眼泪,想念分开的好友。一个学年后,她就找到了与自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小伙伴。

更大的变化在足球场——曾经鸠坑乡中心小学的体育教师姚子潇为“凑出一支足球队”而发愁,如今来到坪坎镇小学后,他带领女子足球队在淳安县小学生足球比赛中拿下女子组金奖。转校过来的六年级老队员胡念依特别开心,这是她第一次跟着女子足球队到县里比赛。拿下金奖,对孩子来说特别珍贵。

一场关于告别的忐忑,最终用成长与荣誉写就了答卷。

在这场变革中,孩子们展露笑颜,那些因生源减少而空置的校舍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浙江许多乡镇,它们并未被简单废弃,而是被因地制宜转化为“研学基地”“乡村少年宫”或“劳动实践场所”。在景宁,原大均乡中心小学被改造为集水域救援、畲族工坊、农耕体验于一体的“大均行知研训学校”,成为全县学生就地开展实践教育的生动课堂。

更重要的是,乡村学校也在培育自己的教育新优势。在湖州云龙镇,劳动课就在学校的菜地里。孩子们自己动手种菜,观察植物生长,学习生态知识;在宁海前童镇,学校用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前童元宵行会”这一乡土资源,依据国家课程要求系统开发,开设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孩子们学着画抬阁、做灯笼,在笔墨与旋律中感受祖辈传下来的文化。

从全省来看,浙江正在构建的这种新型城乡教育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支援”或“反哺”,追求的是城乡教育在深度融合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格局。

“在地化”教育在浙江的乡村学校中蔚然成风。在安吉,许多乡村小学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课程,开设生态观察、竹林探秘等特色课,孩子们是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小小见证者和记录者。在嵊州,越剧故乡的学校把戏曲基本功训练纳入体育课,把剧本创作融入语文课,让传统文化在下一代心中生根发芽。这些“乡土课”让孩子们更爱家乡,也让学校在社区里有了新角色。

这并非一场告别,而是一次深刻的重逢——让教育与每个孩子的未来重逢,与乡土传承的价值重逢。最终,回应好实现人们对公平优质教育的美好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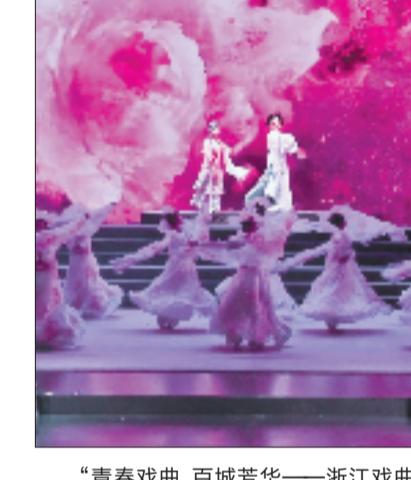
这条路,仍需一步一步,扎实走下去。

本报温州2月9日电
(记者 王艳琼 陆遥)2月9日晚,温州大剧院内戏韵悠扬、掌声如潮,“青春戏曲 百城芳华——浙江戏曲精粹温州巡演晚会·温州站”精彩上演。该晚会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主办,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与各设区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承办。近一周内,演出已相继走进宁波、舟山、台州等地。值得关注的是,晚会节目并非一成不变,每到一地都会邀请当地名家加盟,吸纳地方特色剧种与经典剧目,为观众献上专属的“限量版”戏曲盛宴。

温州站晚会以“青春戏曲”为主线,通过《钱江潮涌》《江南戏韵》《赏心乐事》《情深似海》《流光溢彩》《戏韵芳华》六大篇章的巧妙串联,荟萃全省18个戏曲剧种、近30家文艺院团的表演精华,为观众呈现了一台“戏美、人美、景美、曲美”的浙江戏曲艺术大观。

本次晚会整合了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浙江省戏剧大赛、浙江戏剧“金桂奖”等重要赛事资源,集结众多优秀中青年演员同台献艺,打造了“名人、名团、名段”竞相辉映的戏曲盛景。温州专场在保留全省精品剧目与明星阵容的基础上,特别融入瓯剧、永嘉昆剧、平阳木偶等温州地方剧种,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温州市越剧院、永嘉昆剧团、平阳木偶戏保护传承中心等本土院团演员登台表演,将古典文学性、传统戏曲美学与现代舞台观念相融合,展现了“南戏故里”的独特魅力。

当天,晚会专场配套市集——梧田老街年味市集举办,呈现戏曲表演、民俗巡演、新年灯会及梧田龙灯等传统年节活动,设置超过100个新年主题摊位。市集将持续至3月16日,以“文化+商业+旅游”深度融合的形式,打造一场贯穿新春的沉浸式年味体验。



“青春戏曲 百城芳华——浙江戏曲精粹温州巡演晚会·温州站”现场。
温州市文旅局供图

随着一批批在实验室深耕的专家走出校门,到生产一线去,到田间乡野去,一场关于人才流动共享的变化,以春风化雨之势,吹遍浙江。

打破壁垒,推动人才高效共享。围绕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积极探索“编制在高校、工作在平台、服务在企业”等新型用人模式,出台《关于推动高层次人才“校(院)企双聘”的若干意见》,推动浙江大学等高校及高能级科创平台制定人才流动共享具体实施办法。省市县联动选派“科技副总”1787名、“产业教授”973名,人才突破了单一身份的桎梏,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

着眼于“人”这一核心要素,全面推进人才“企业认定、政府认账”工作,探索向龙头企业、新兴科技企业授权开展人才自主认定,授权认定企业8063家,认定人才5.45万名,以“双认”撬动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显著提升人才评价的科学性、精准性与实效性,真正让“谁用人、谁评价”落到实处,促进人才资源的高效配置。